

馬列主義叢書

列寧著

進一步，退兩步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進一步，退兩步

(我們黨內的危機)¹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係
按列寧全集一九四六年第四
版，第七卷譯出。

目次

序言	5
（一）代表大會之準備	9
（二）代表大會上派別分立底意義	11
（三）代表大會底開始。——組委事件	15
（四）解散『南方工人』社	23
（五）因語言平等問題而發生的事件	26
（六）土地綱領	34
（七）黨章。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草案	41
（八）火星派內部發生分裂以前關於集中制 問題的討論	51
（九）黨章第一項	54
（一〇）冤枉受到誣加的機曾主義罪名的人	76
（一一）繼續討論黨章。總委員會底成份	87
（一二）關於黨章問題討論底終結。中央機關 補選問題。『工人事業』社代表退出 大會	93
（一三）選舉。代表大會之終結	107
（一四）代表大會上鬥爭底一般情景。黨內的 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	135

（一五） 在代表大會以後。兩種鬥爭手段.....	149
（一六） 勿因小節而亂大謀.....	169
（一七） 新火星報。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	180
（一八） 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	209
附錄	215
簡要註釋	225

序 言

每當進行持久頑強激烈鬥爭的時候，通常是經過某些時間就會顯露出一些中心基本爭論點來，戰役底最終結局是依這些爭論點的解決如何爲轉移，而鬥爭中所有各種細小瑣屑的枝葉問題和這些爭論點比較起來，都日益退到後面去了。

我們黨內的鬥爭情形也是如此，而這個鬥爭引起全體黨員深切注意，迄今已有半年之久了。正因爲我在這本敘述全部鬥爭的概論中不得不涉及許多很少趣味的細節，許多實質上沒有任何趣味的無謂爭鬧，所以我想一開始就使讀者注意到真正是中心基本要點，含有莫大趣味，顯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並且是我們黨內目前最迫切政治問題的兩點。

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劃分成爲『多數』和『少數』兩派這一事實底政治意義問題，這一劃分是將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先前所有一切劃分都遠遠推到後面去了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新火星報²在組織問題上所持立場底原則意義問題，當然是就這個立場真正是一種原則立場的限度來說。

第一個問題乃是關於我們黨內鬥爭底出發點，鬥爭底根源，鬥爭底原因，鬥爭底基本政治性質的問題。第二個問題乃是關於這一

鬥爭底最終結果，鬥爭底結局，關於把一切涉及原則的成分總合起來而把一切涉及無謂爭鬧的成分減去以後所得到的原則總結問題。第一個問題應以分析黨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鬥爭來解決，第二個問題則應以分析新火星報底新原則內容來解決。這兩種分析一共佔去本書十分之九的篇幅，使我們得到如下一個結論：『多數派』是我們黨內的革命翼，而『少數派』則是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翼；現時使這兩翼分立的意見分歧主要不是歸結於綱領問題，也不是歸結於策略問題，而只是歸結於組織問題；新火星報愈是努力加深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愈是脫離由於補選問題所引起的無謂爭鬧，則在新火星報上也就愈益明白顯露出來的那個新的觀點體系，乃是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

論述我們黨內危機的現有出版物底主要缺點，就是在研究事實和闡明事實方面幾乎完全沒有分析黨代表大會底記錄，而在闡明組織問題底基本原則方面又沒有分析到一件事實，即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同志提出黨章第一項條文和擁護這個條文時所犯的根本錯誤，顯然是與火星報現在對於組織問題所持原則觀點的全部『體系』（當然是就這裏可以說得上有什麼體系的限度來說）互相聯系的事實。雖然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爭論底意義在『多數派』刊物上已經指出過很多很多次了，但現今的火星報編輯部却似乎甚至看不見這種聯系。其實，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現在祇是加深着，發展着和擴大着自己先前在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其實，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者底全部立場，還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時就已開始顯現出來了：他們當時已擁護過鬆懈渙散而非團結堅固的黨組織；他們當時已反對過從上而下，即從黨代表大會及其所建立的機關出發來建立黨的思想（即他們稱為『官僚主義的』思想）；他們當時已主張要從下而上地建立黨，讓任何大學教授、任何中學生以及『每個罷工者』都能自行列名為黨員；他們當時

已反對過每個黨員必須加入黨所承認的某一個組織的所謂『形式主義』要求；他們當時已表現過傾向於只願『虛玄承認組織關係』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心理；他們當時已表現過易受機會主義奧理和無政府主義空談所惑的劣根性；他們當時已表現過反對集中制而主張自治制的趨向，——總而言之，現時在新火星報上鮮花盛開而愈益完備具體顯露出原先所犯錯誤的一切，在當時就已開始顯現出來了。

至於說到黨代表大會底記錄，那末人們對它所持的那種真不應有的忽視態度，就只可說是因為我們的爭論被一些無謂爭鬧所模糊，也許是還因為這些記錄含有太多而又太辛辣的真情實話吧。我們考察黨代表大會底記錄，便可看見一幅表明我們黨內真情實況的唯一無二、確切、完整、周備、豐富和正確得無可替代的圖畫，由參加運動的人們自己描畫出來而表明各種觀點、各種情緒和各種計劃的圖畫，表明我們黨內所有各種政治色彩及其對比力量、相互關係和相互鬥爭情形的圖畫。正是黨代表大會記錄，並且也只有這些記錄，才能向我們表明究竟我們已在何種程度內真正掃除了一切舊的純粹小組關係的聯繫底殘餘，而代之以統一的偉大的黨性的聯繫。每一個願意自覺地參加自己黨內事務的黨員，都應該仔細研究我們黨代表大會，——正是說應該研究，因為單只把記錄所包含的一大堆生硬材料閱讀一遍，還不能認識代表大會底情景。只有用仔細和獨立研究的方法，才可以（而且應當）使簡短的演說概要，從討論中抽出來的簡要略記，關於小問題（似乎是小問題）的小衝突匯合為一種完整的東西，使每個出色的發言者都在黨員面前呈現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使黨代表大會上每一個代表集團底全部政治面貌都明白表現出來。本書作者只要能推動大家去獨立研究黨代表大會記錄，也就會認為自己這番工作不是白費的了。

還有一句話要向社會民主黨底敵人們說說。他們看見我們爭

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起來；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會極力來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句段。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爲這區區針刺所驚嚇，却能夠不顧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發展而被克服的。讓敵人老爺們試拿出他們『黨』內真實情況的圖畫，那怕只是拿出稍微近似我們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所表明的圖畫來給我們看看吧！

尼、列寧 序於一九〇四年五月。

(一) 代表大會之準備

常言道，每個人都有權在二十四小時內咒罵自己的審判官。我們的黨代表大會，正如任何一個黨底任何一次代表大會一樣，也成了某些覬覦領導者位置而遭到失敗的人們底審判官。現在，這些『少數派』份子以天真絕頂的神情『咒罵自己的審判官』，並極力想破壞代表大會底威信，減低其意義和權威。這種傾向在實際工作者那篇發表於火星報第五十七期的論文中可以說是表現得最為鮮明，該文作者對於認定代表大會是不可侵犯的『神像』的思想表示憤激。這是新火星報底一種很標本的特色，我們決不能把它緘默過去。大多數人員都是遭到代表大會否決者的一個編輯部，一方面還繼續自稱為『黨』編輯部，另一方面卻又極力歡迎那些硬說代表大會不是神像的人。這豈不真是妙到極點麼？先生們！對的，代表大會當然不是神像，然而關於那些在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後『譴責』起代表大會來的人，又該作何感想呢？

例如，請回想回想代表大會準備史中那些基本事實吧。

火星報自始就在其一九〇〇年發表的出版預告中說過，我們在實行統一以前必須劃清界限。火星報曾設法把一九〇二年的代表會議³變為非正式的會議而不是變為全黨的代表大會*。火星報在一九〇二年夏秋間設法把這次代表會議上所選出的組織委員會恢復起來，原是作得非常謹慎的。最後，劃清界限一舉已告結束了，——

*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二〇頁。

我們大家都認為它已告結束了。組織委員會在一九〇二年末正式宣告成立。火星報歡迎該委員會底鞏固，並在第三十二期社論中宣稱，召集黨代表大會一舉已是刻不容緩的最迫切必要的事情。可見，誰也沒有什麼理由責備我們，說我們對於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一舉表現過什麼匆忙草率態度。我們正是按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規則來動作的。我們有過完全的道義上的權利指望同志們在裁剪以後是不會哭訴和重新度量起來的。

組委製定了一個非常細密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規章（現時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字眼來掩蓋自己在政治上毫無氣節的那些人，也許會說這個規章是個形式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東西哩），把它交由所有各委員會加以通過，最後又將其正式批准，其中在第十八項內議決如下：『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一切決議及其所實行的一切選舉，都是全黨一切組織必須服從的全黨決定。這種決定，無論何人和無論在何種藉口下都不能加以抗辯，只有下屆黨代表大會才能將其取消或加以更改』*。可不是麼，這幾句話從前被視為不言而喻的東西默然通過時，豈不是很平常的麼，而現在聽起來恰好似專為『少數派』所下的判詞一樣，却就很令人奇怪了！這樣一項條文究竟是為着什麼目的而製定的呢？是專為遵照形式手續麼？當然不是。這個決議當時看來是必要的，而且真正是必要的，因為當時黨所包括的是許多散漫和各自獨立的集團，它們可能對代表大會持不承認的態度。這個決議正是表示着所有一切革命家底自願意志（現在人們關於這種意志未免講得太多而又講得太不恰當，竟妮妮婉婉地用『自願』一語來形容那不如用『逞性』一語來表示的東西）。這個決議等於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相互說出的一句老實話。這個決議應該担保所有一切與召集代表大會相關連的巨大勞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二二至二三頁以及第三八〇頁。

作、巨大危險以及巨大費用都不致白費，應該担保使代表大會不致變成一幕滑稽劇。這個決議事先就把任何不承認代表大會決議及其選舉的態度估計爲破壞信任的態度。

試問，新火星報好似發現新大陸一樣宣稱代表大會不是神像和大會底決定不是聖經，究竟是在譏笑着誰呢？它的這種發現中究竟是含有什麼『新的組織觀點』，還是只包含有一些想掩蓋舊痕跡的新企圖呢？

(二) 代表大會上派別分立底意義

總之，代表大會是經過一番極細密準備工作以後按絕頂完備的代表制原則召集起來的。大家承認代表大會成份正確並認爲全黨應無條件執行代表大會決議，是代表大會主席在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成立以後所作的聲明裏（見記錄第五四頁）也加以表示過的。

代表大會底主要任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要根據火星報所提出所擬定的那些原則的和組織的基礎來建立真正的黨。火星報三年的活動以及大多數委員會對火星報的承認，已預決了代表大會正應按這個方向來進行工作。火星報所確定的綱領和方針應該成爲全黨底綱領和方針，火星報所擬定的組織計劃應該在全黨底組織章程內明文規定。可是，要達到這樣的結果，當然不免要經過鬥爭，因爲召集代表大會時所採用的完備的代表制，使那些堅決反對過火星報的組織（崩得⁴和『工人事業』社⁵）以及那些口頭上雖承認火星報爲領導機關報，事實上却別有所圖，並在原則方面顯得很不堅定的組織（『南方工人』社以及對它表同情的某些委員會代表），都能出席參加。在這樣的條件下，代表大會也就不能不變成爲火星方針勝利而鬥爭的戰場。至於代表大會確實成了這樣的鬥爭場，那是每一個稍微用心閱讀代表大會記錄的人，都能立刻明白看出的。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詳細考察代表大會上討論各種問題時所暴露出來的主

要的派別分立，並根據記錄上的準確材料把代表大會上每一個基本派別底政治面目都重新揭示出來。應該在代表大會上由火星報領導溶合成爲一個統一的黨的那些集團，派別和色彩底真實面目究竟怎樣呢？——這就是我們應以分析討論經過和表決情形來加以闡明的問題。闡明這個問題，這無論對於研究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底真正面目，或對於瞭解意見分歧底原因，都有根本重要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在同盟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以及在我致新火星報編輯部的信裏，也就最注重於分析派別分立情形。「少數派」份子當中出頭反對我的那些人（以馬爾托夫爲首）完全沒有瞭解問題底實質。他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辯駁」那責備他們轉向機會主義方面的罪名時只是提出了一些局部的更正，甚至未曾企圖描繪出任何另一樣的關於代表大會上派別分立情形的圖畫來和我對立。目前，馬爾托夫在火星報（第五十六期）上，公然想把一切確切區分代表大會各種政治集團的嘗試叫作一種簡單的『小組政客手腕』。馬爾托夫同志，你說得多麼厲害呵！可是新火星報底厲害語句含有一種奇特的屬性：當我們把全部分歧底經過情形——從代表大會說起——確切重述出來時，這一切厲害語句就會完全掉轉過來首先反對現今的編輯部自身了。請你們這班提起小組政客手腕問題的所謂黨編輯員先生們瞧一瞧自己的面孔吧！

現在馬爾托夫一想到我們在代表大會上鬥爭的事實就極感不快，所以他極力想把這些事實完全抹煞下去。『所謂火星份子，——他說道，——就是在黨代表大會上和和黨代表大會以前對火星報完全表示過同情，擁護過它的綱領和組織觀點並贊成過它的組織政策的那些人。在代表大會上，這樣的火星份子計有四十多個，——當時投票贊成火星報綱領並贊成承認火星報爲黨中央機關報決議的就是這樣多的人數』。只要打開代表大會記錄來看看，就可看出綱領是除阿期莫夫一人表示懷疑而外由全體代表（第二三三頁）

通過的。這樣，馬爾托夫同志就是硬要我們相信，無論崩得份子，布魯克爾以及馬爾丁諾夫，都曾證明他們「完全同情」火星報並擁護火星報底組織觀點哩！這是很可笑的。這是把所有一切參加過代表大會的人都在代表大會以後變成爲享有同等權利的黨員（並且還不是所有一切參加過代表大會的人哩，因爲崩得份子退出了）的事實和在代表大會上引起過鬥爭的派別分立混爲一談。這是用所謂「承認過黨綱」這一句正式話來暗中代替了對於在大會以後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是由哪些份子所構成的問題的分析！

試看看關於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的表決情形吧。那你們就可以看出，馬爾丁諾夫，即現在被馬爾托夫同志大胆誣指爲擁護過火星報底組織觀點和組織政策的那個馬爾丁諾夫，曾堅決要求把決議案分作兩部分來付表決：一部分是僅僅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另一部分則是承認火星報底功績。在表決決議案前一部分時（承認火星報底功績，對它表示同情）表示贊成的僅有三十五票，表示反對的有兩票（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表示懷疑的有十一票（馬爾丁諾夫，五個崩得份子，以及編輯部五票：我和馬爾托夫各兩票，普列漢諾夫一票）。由此可見，反火星份子集團（五個崩得份子和三個工人事業社份子）在這裏，在這一對於馬爾托夫現今的觀點最爲有利並且是他自己所選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極其明顯的。試看看對於決議案後一部分的表決，即對於毫不說明理由並且不必表示同情而單祇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的表決情形（見記錄第一四七頁）：贊成者四十四票，亦即現今的馬爾托夫一概算作火星份子的四十四票。總共有五十一票，除放棄表決權的五個編輯員而外，還剩有四十六票；有兩票（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投票表示反對；可見，其餘四十四票是包括所有五個崩得份子在內的。那末，崩得份子在代表大會上就是「對火星報完全表示過同

情」了，——你看，正式的火星報就是如此撰述正式歷史的啊！我們現在且預先向讀者來解釋解釋這個正式真理底真正動機：如果崩得份子和工人事業社份子沒有退出代表大會，那末現今的火星報編輯部就會能成為而且會真正成為事實上的黨編輯部（而不是現今這樣一種 quasi *黨編輯部）；正因為如此，所以也就不免要把現今的所謂黨編輯部底這些最忠實衛士們陞擢為『火星份子』。不過我們暫把這個問題留到下文裏去詳細說明。

其次，請問：如果代表大會是火星份子與反火星份子間的鬥爭，那末當時是否還有過一些動搖於火星份子和反火星份子間的中間的不穩定份子呢？凡稍微認識我們黨並稍微認識一切代表大會底通常面貌的人，都會 a priori ** 對這個問題給一肯定式的回答。馬爾托夫同志現在很不願意回憶到這些不穩定的份子，於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趨向於該社的那些代表描繪成為標本的火星份子，把我們與他們間的意見分歧描繪成為區區不足道和不重要的事情。幸虧現在我們面前擺着有大會記錄全文，所以我們可以按證據確鑿的材料來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個事實問題。上面我們關於代表大會上一般派別分立情形的說明，當然還不能算是解決了這個問題，而只能算是正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若不分析各個政治派別分立，若不把代表大會當作某幾種色彩間鬥爭的圖畫來看，那就絲毫不能瞭解我們的分歧。馬爾托夫企圖把崩得份子也算作火星份子，藉以抹煞色彩區別，其實不過是迴避問題罷了。只要看看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代表大會以前的歷史，就可 a priori 看出（然後又可加以檢查和詳細研究）三個主要集團：火星集團，反火星集團以及不穩定的、猶疑的、動搖的集團。

* 意即「冒充的」。——譯者。

** 意即「預先」。——譯者。

(三) 代表大會底開始。——組委事件

分析代表大會上的討論經過和表決情形，最好是按代表大會開會次序來作，以便循序指出那些愈益鮮明表露出來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我們才離開這個時間次序來綜合考察彼此緊相聯系的問題，或性質相同的派別。爲着公正無私起見，我們將勉爲指出一切最重要的表決，同時當然要把許多關於枝節問題的表決撇開不說，這些表決佔去了我們代表大會過多的時間（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於我們當時因缺乏經驗不善於使各專門委員會和大會全體會議分工討論問題，另一部分是由於受到了一些幾乎是故意搗亂的阻撓）。

第一個引起爭論而使各種色彩間的差異開始暴露出來的問題，就是應否把『崩得在黨內地位』一項提到首位（作爲代表大會『議事日程』第一項）來討論的問題（見記錄第二九至三三頁）。從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托洛茨基以及我所擁護的火星報觀點看來，對於這個問題是根本不容置疑的。崩得退出黨的事實，也就顯然證明了我們的想法是正確的：既然崩得不願意同我們一道行進，不願意承認黨內大多數和火星報一致主張的那些組織原則，那末『裝模作樣』，好像我們是一道行進，那就會是荒謬無益，只能阻延代表大會底工作（如崩得份子阻延過它那樣）。問題是早已就在刊物上完全弄清楚了，所以每個稍微用心思索的黨員都知道，當時所剩下要作的事情只是要公開提出問題，爽直誠懇地作一選擇：是自治制（那時我們就一道行進），還是聯邦制（那時我們就分道揚鑣）。

崩得份子在其全部政策方面都是以支吾搪塞爲能事，所以他們這次也想一味支吾搪塞，故意把問題拖延下去。阿期莫夫同志當即對他們表示贊同，並——大概是代表着整個『工人事業』社——馬上就提出了他在組織問題上與火星報分歧的意見（見記錄第三一頁）。起來擁護崩得和『工人事業』社的有馬合夫同志（他代表着

尼古拉也夫城委員會底兩票，而這個委員會不久前還是對火星報表示過同情的哩！）。當時馬合夫同志覺得問題還完全沒有弄清楚，並且他認為『關於民主制，或反之（請注意此字！）關於集中制的問題』也是個『礙難之處』，恰如我們現今的『黨』編輯部中多數人所說的那樣，但他們在代表大會上却還沒有覺察到這個『礙難之處』哩！

總之，當時表示反對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業』社和馬合夫同志，合共計算起來也就恰巧構成當時反對我們的那個十票的數目（見第三三頁）。表示贊成的有三十票，而這也就是——如我們往下就會看見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數時常在它上下不遠的那個數目字。當時有十一票表示懷疑，——大概是不願站在互相鬥爭着的兩『黨』的任何一方面吧。值得指出的，是當我們實行表決崩得章程第二條時（對於這第二條的否決，結果就使崩得退出了黨），表示贊成第二條以及表示懷疑的也等於十票（見記錄第二八九頁），而且表示懷疑的又是三個工人事業社份子（布魯克爾，馬爾丁諾夫和阿期莫夫）以及馬合夫同志。可見，表決崩得問題在議事日程上討論的次序問題時所形成的派別分立，並不是偶然的。可見，所有這些同志都不僅在關於本問題討論次序的技術手續問題方面，並且在關於本問題底實質方面也是與火星報意見分歧的。『工人事業』社在關於本問題實質方面所持的分歧意見是每個人都很明白的，而馬合夫同志在其論崩得退出一舉的演詞中却妙不可言地說明了自己的態度（見記錄第二八九至二九〇頁）。這個演詞是值得來說說的。馬合夫同志說，在通過了否決聯邦制的決議案後，『關於崩得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地位問題，在他看來已由一個原則問題變為一個對待歷史上已經形成的一個民族組織的現實政策問題了；當時——這位發言人繼續說道——我不能不顧計到我們的表決所能引起的一切後果，因此我曾想投票贊成整個第二條』。馬合夫同志很清楚地領會了『現實政策』底精神：他在原則上已經否決了聯邦